

万方 著

女人心事

一月月一年年，生活越来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一片混沌的灰色地带，有时混沌中会爆亮点烟火，映照一些景象，接下来还是灰色。有时我们女人确实有些不甘心，希望生活还能是另一副样子，希望自己能有不同的机会和表现。殊不知，大多是痴心妄想而已。譬如我，一些无谓的念头渐行渐远，世上太多的不如意、烦恼和艰难，磨练了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女人心事

女人心事
万方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心事 / 万方 .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354-3612-2

I . 女 ...

II . 万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908 号



亿品传媒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 陈 曦 谷 芃

装帧设计: 胡 湖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01 传真: 027-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5

版次: 2008 年 0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0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0 千字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万方, 1952年生于北京。其父是著名剧作家曹禺, 从小受父亲熏陶, 对文学艺术产生浓厚兴趣。文化大革命中到东北插队, 后加入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任创作员。1979年转业回北京, 现为中央歌剧院编剧。

万方从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小说, 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

主要小说作品有: 长篇小说《明明白白》《香气迷人》等, 中篇小说《和天使一起飞翔》《没有子弹》《你是苹果我是梨》等; 《和天使一起飞翔》获得上海第四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二等奖, 《空镜子》获十月杂志社大来奖, 老舍文学奖提名奖。

主要电影作品有: 电影《日出》, 改变自其父的话剧, 获1986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电影《黑眼睛》获1998年中国优秀电影政府奖, 华表奖。

主要电视作品有: 《牛玉琴的树》, 获第三十三届亚太广播联盟特别奖、1996年中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电视连续剧《空镜子》获2002年中国优秀电视剧“金鹰奖”“飞天奖”。创作的电视连续剧还有《走过幸福》、《空房子》、《女人心事》等。

舞台剧主要作品有: 歌剧《原野》, 改变自其父的话剧, 获中国文化部优秀剧目“文华奖”最佳编剧奖。

话剧《有一种毒药》,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 剧本被选入中国话剧百年优秀剧作选。

我们女人	001
1· 我的态度取决于你的态度	003
2· 婚姻这把双刃剑	013
3· 大小都是事儿	023
4· 四目相对,傻了	033
5· 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	041
6· 男人需要的是空间	050
7· 懒得离婚	059
8· 相爱未必要相近	070
9· 结局就是孤家寡人	080
10· 不愿生活在谎言中	089

目录 女人心事

11· 谁的事,谁负责	098
12· 男人的软弱	108
13· 只想知道真相	117
14· 天下女人心一样	127
15· 女人,为男人而活?	136
16· 我不是怀孕机器!	146
17· 期待宽容	156
18· 女人心大	165
19· 分手	175
20· 突如其来	183
21· 不想被爱束缚	192
22· 上帝的礼物	203
23· 只想无所顾忌地爱	213
24· 别为猜疑所累	222
25· 混沌中的点点火星	232

我们女人

万 方

身为女人，已经过了半辈子。眨眼间，一个小女孩成了少女，再一眨眼少女成为恋人，成为主妇、母亲……生活的篮子沉甸甸的，装满了经历、感受和体验，有些是珍宝，有些是你不想再看一眼的苦痛。而那些最黑暗和最耀眼的都是什么呢？不用看就知道，是爱情、婚姻，是我们女人离不开的情感生活。

事实上在我写作《女人心事》之前之后之中，都有朋友和我谈她们的感情生活，遭遇的困境，她们的经历对我丝毫不陌生，我也有着和她们相通的种种感受。

记得小时候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女孩好，还是当男孩好，回想起来已经不记得当时的答案了，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可以想象的情景是一会儿觉得做女孩好，一会觉得当男孩更不错，总之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心像一只小鸟，扑扇着翅膀，忽悠悠飞到东飞到西，感受着自由飞翔的快乐。成了大姑娘之后，这问题几乎顾不得再想，全副身心都被姑娘家种种的心思挤得满满当当，爱美啦，爱情啦，五花八门的浪漫心绪啦，只觉得做个女孩的乐趣真是享受不尽，连苦都是甜的。而那时的男孩好像也不是什么别的，只是那美妙甜蜜时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惜美妙不长久，长久的是结婚，过日子。结了婚的女人一天天地忙啊忙，眼波渐渐失去了动人的光彩，皮肤也不再光洁红润，她们环顾四周感到满意，因为有房子，人也在，该有的似乎都有了……可，某一天她们的心感到一丝怀疑。爱情变得那么遥远，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没有人留意这变化是怎么开始的，没人说得清来龙去脉。岁月让生活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变成一片混沌的灰色地带，偶尔会爆亮点点火星，照亮一些景象，接下来还是灰色。有时候我们女人确实有些不甘心，希望生活还能是另一副样子，希望自己还能有不同的机会和表现。殊不知，大多是痴心妄想而已。到了一定的年纪，譬如我，一些无谓的念头渐行渐远，世上太多的不如意、烦恼和艰难，磨练了我。我懂得了亲情是不可替代的，亲人的离去所留下的伤口永难愈合。我懂了，女人

和男人有着太大的不同，女人可以为爱为感情而生存，男人不会。我懂了，不是每个女人都对事业有热情感兴趣的，女人想靠在男人身上，撒撒娇，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是非常自然的想法。我懂了，在情感问题上，很难用应该或不应该去判断，因为往往不等你去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我还懂了，不管遇到什么事做出的什么决定，都不是在哪一分钟做出的，也不是哪一天做出的，做决定的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全部人生经验、生活智慧、情感方式和思想，当然也包括价值观和道德观，是这一切来做决定。好好想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需要什么，什么事会使你高兴什么事会让你难过，眼光尽可能放得远一些，世上没有不付代价的事，这点也一定要考虑进去。我更懂了，有了爱情而结婚绝不等于上保险，世上肯定有比自己好的女人，丈夫爱上了一个，或者两个，这种情况也不算少见。但天并没有塌下来，生活还在继续，甚至婚姻也还在继续，究竟是好是坏，只能问自己了。我更加懂得，离婚绝对是一件对人有极大伤害的事，受伤的人就不能算一个正常人，受的伤越重，人越难以恢复正常。女人们有时爱说命中注定，谁敢说不相信“命中注定”呢？但什么是“命中注定”谁又能说得清。

前两天我去三联书店转了转，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看到一对上了年岁的夫妻在书店进晚餐。他们一定是计划好的，带了吃的逛书店。丈夫坐在书架间端着塑料饭盒，已经开始吃了，妻子叨叨咕咕地让他擦手，他不干，气哼哼地拒绝妻子递过来的毛巾。妻子不说什么，手就那么举着，看着他吃，结果大家当然都想得到，丈夫最终接过毛巾擦了手，虽然动作马虎潦草，但到底擦了。然后妻子站在他身边慢条斯理地打开自己的饭盒……

看，这就是我们女人，我们真的能做很多事。

1. 我的态度取决于你的态度

这一天对六十一岁的罗湛是挺重要的一天，他要向女儿宣布一件事。“宣布”是一种最简单的说法，天下事永远不可能这么简单。罗湛太明白这点了。

罗湛的家是一套宽大的公寓，陈设舒适，只是微显老旧了些。一早上，他站在厕所的镜子前，一边哼歌一边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他哼的是一首老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可是爱情歌曲啊。罗湛哼起爱情歌曲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有着充足的理由或者说动力，动力就来自一个女人，一个叫桂雅丽的女人。桂雅丽进入他的生活时间不长，但是带给他的快乐已经很多了。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女儿罗想对此还一无所知，他约女儿今天回家就是要谈这件事的。他不敢说自己对这场谈话胸有成竹，但他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罗湛的歌声断断续续，最后停住了，他对着镜子端详起自己来，伸手摸了摸面颊，不由自主道：“老家伙，还行，还不算太老……”

罗湛对自己笑了。

此时罗湛的女儿罗想正从一座玻璃办公大楼里匆匆走出来，她的风度如果要找个词形容一下，最恰当的大概就是两个字：利索。浑身上下散发出职业女性特有的英姿勃勃的劲头儿。罗想边走边抬起手腕看表，人已经来到路边，顺势抬起手，一辆出租汽车一分钟之内就停到她面前了。

上车后她也不浪费时间，打开手里的材料翻看。昨天爸爸打电话让她回家，说要和她谈件事，她问什么事，罗湛说不便在电话里谈。那好，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见面说吧。

罗湛哼着歌从柜子里拿出茶叶桶，准备沏茶。灶上的水烧开了，水壶“叫”起来。罗湛赶紧关火，拎起水壶沏茶，然后准备把开水灌进暖瓶，发现暖瓶里还有剩水，干脆把水“呼啦”倒进水池，水洒了一地，他却满不在乎。

一切准备停当，罗湛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拿起报纸，看了两眼，忽然发觉自己嘴里还在哼哼唧唧，什么“红得好像燃烧的火”，他觉得自己简直有点儿可笑，紧张什么嘛。

罗湛看着报纸，目光不时瞟瞟墙上的钟，女儿怎么还没到？同时他又对自己说，急什么嘛。

电话铃忽然响起来，罗湛伸手抓起话筒，传来一个女人娇柔的声音：“老罗吗？是我呀……”

罗湛脸上不由自主就露出笑意：“雅丽，我就想到是你。你怎么样，在干什么？”

桂雅丽的声音真是好听，软软的，娇娇的：“我还能做什么，我在给你打电话啊……”

罗湛脸上笑开了花。

“你女儿来了吗？”她问。

“还没呢，我正等着呢。”

“你妈妈呢？”

“老太太知道孙女要来，出去买吃的去了。”

“老罗，不是我说你，你妈妈都快八十了，自己出去你怎么能放心呢。”雅丽关切地埋怨道。

“哎呀，你现在还不了解她的脾气，我们家这位老太太最受不了的就是把她当老人看，限制她的行动，以后你会知道的。”

正说着门铃响了。桂雅丽在话筒里听见了铃声，赶紧说：“来了吧，你快去开门，再见。”

平时罗湛和女儿说话几乎不绕什么弯子，这回他又是让女儿坐，又是沏茶倒水，询问茶的味道如何，喝出好没有。这种张张罗罗的架势让罗想觉得反常：“爸，你叫我来就是请我喝茶吗？”

罗湛笑而不语，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笑。罗想注意地看看爸爸：“笑什么，有什么好事儿吗？”

罗湛继续扯别的，问女儿在忙什么，罗想说在搞一个社会调查，罗湛问调查什么，罗想连连摆手：“你就饶了我吧，别再让我汇报工作啦，我从早到晚的已经够累的了，让我换换脑子吧。”

“那你丈夫呢，他怎么样？”

罗想下意识撇了撇嘴：“严立达呀，他还能怎么样，一天到晚大爷似的，优哉游哉。”罗湛对女儿的话不大赞同，女婿严立达是他的学生，后来又是他的下属，他自然要替他说两句。

“你这话不实事求是，难道研究所是养大爷的地方。我可不同意。”罗湛说。

“爸，你当所长的时候严立达给你当助手，那时候的事情当然多，现在你退了，他也没有具体的研究项目，负责什么年鉴，一年才出一本，你说他能有多少事干。我说他优哉游哉一点儿也没有夸张……”

“那严立达心情如何，是不是有点儿失落呀？”

“没看出来，我看他挺滋润的。”罗想的语气微带嘲讽。罗湛不由叹了口气：“严立达也不容易。”

“他怎么不容易？”

“在你的高压下生活，那滋味也不好受啊！”罗湛开了个玩笑。罗想瞪了爸爸一眼：“胡说八道，谁压他了。他爱怎么活着是他的自由，我从来干涉他，这点我还是受我妈的影响，过去你和我妈不也是这样。”

罗湛想起来，问：“你妈怎么样了，你最近有没有去看她？”

“她比我还忙，我想去看她，可她老人家没工夫接见我。”罗湛被女儿的话逗笑了。“我妈啊，时间对她来说……这么说吧，人家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妈是一分钟等于一颗钻石，还是南非产的高级钻石。”罗湛听得哈哈大笑。

后来还是罗想等不了了：“爸，你叫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呀，干吗绕来绕去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罗湛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让罗想忽然有了坏的猜想：“你……病啦？！”

“不不不，你想到哪儿去了，没有，绝没有，我的身体很好，非常之好。”

“那你就别卖关子啦！快说吧！”

“好，我说，是这样，”罗湛深吸一口气，“小想，爸爸准备再结婚。”罗想愣住，眼瞪瞪看着爸爸。“我知道，你大概觉得有些突然，但这件事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而且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直没有和你说的原因是因为我需要考察，需要自己先有把握……”

罗想端起茶几上的杯子，咕咚咕咚喝干，起身就往厨房走。

“嗨，你怎么走啦？！”罗湛在她身后喊。

罗想去厨房倒水，脚下一滑，差点儿摔倒。“混蛋！”她低声咕哝。罗湛跟来，冷静地问她怎么了，罗想指着地上的一摊水，气哄哄地质问：“你看看，这是不是你洒的？！”

“可能是。”

罗想瞪着爸爸，忽然拿起拖布，用力擦地。罗湛默默看着女儿。

“小想，你生气了？”

罗想不吭声，埋头擦地。

“不要擦了，一会儿就干了。”罗想不听，继续擦，罗湛干脆伸手拿过她手里的拖把，“我让你别擦了。”这时候罗想的脸离爸爸很近：“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

“我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嘛。”

罗想心里冷笑，征求意见，我能说什么，我屁都不知道。她跟着爸爸回到客厅坐下，听罗湛开始介绍。

“她姓桂，叫桂雅丽……”

“我倒知道台湾有个女演员姓归，叫归亚蕾。”

“不是归，是桂，桂花的桂。”

“哦，我还以为她们是亲戚呢。”罗想忍不住挖苦了一句。罗湛不理，继续说：“桂雅丽是学小提琴的，以前在歌舞团做乐手，拉琴，现在已经不干了。她结过婚，丈夫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得病去世了……”

“有孩子吗？”

“有个女儿。”

罗想略一思忖：“多大岁数？”

“二十三吧。”

罗想惊愕得“啊”了一声，罗湛也怔了：“怎么？”

“爸，你都多大岁数啦，你疯啦？！”

罗湛立刻明白女儿误会了：“不不不，我说的是她的女儿二十三，她已经四十多岁啦。”罗想缓过神，扑哧笑了：“我说哪，吓死我啦。”罗湛哈哈大笑：“你呀你，真亏你想的，想到哪儿去了。”

家门开了，罗湛的母亲，老太太潘良提着水果走进屋。罗想听到动静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迎出去。

“来啦。”老太太笑咪咪招呼孙女。罗想迫不及待地问：“奶奶，你知道我爸的事吗？”

潘良的语气微带调侃：“是，你爸要当新郎信了。”

罗湛也走出客厅，微微尴尬地摆摆手：“什么新郎信，哪来的新郎信。”潘良不理睬儿子，询问地望着罗想，语调慢悠悠：“你什么意见呢？”

“我还想问你呢，你什么意见？”

“我呀，”潘良看一眼儿子，“你爸爸的岁数够大了，他的事可以自己做主了。”

罗湛对母亲满心感激，说：“妈，你是我见到过的心胸最平和最宽阔的人，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好啦，不用你吹捧我。”潘良说。

罗想忍不住问：“爸，你怎么忽然想结婚了呢，你和我妈分开那么多年了，一直一个人过，不是挺好的吗。”罗湛不回答女儿的问题，反问道：“小想，你是反对吗？”

“我没说反对。”罗想干巴巴地说。

“我想你也不会反对。一个男人，单身男人，尽管不是小年轻，但他有结婚的愿望，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吧。”

“正常，正常，一切正常。”潘良边说边走进厨房。

罗湛提出让女儿和桂雅丽见见面，问她什么时候有时间，罗想还没说话，电话铃响了。她顺手抓起话筒。

“喂，找谁？”话筒里却没有声音，“喂，怎么不说话？”罗湛伸手拿过话筒：“给我。”罗湛听到桂雅丽轻柔的话音：“请问，罗院长在家吗？”

“雅丽，是我。”罗湛看一眼女儿，拿着无绳话筒走向书房，走进去并关上了门。

罗想来到厨房，奶奶潘良在水池前洗水果。

“奶奶，那个女人你见过吗？什么样的人，怎么就把我爸迷住了？”

“别的我没有发言权，但有一点，”潘良扭过脸冲孙女调皮地眨眨眼，“人长得漂亮。”

罗想撇撇嘴：“不会吧，我爸会这么庸俗吗？”

“这不叫庸俗，这是男人的本性。”

罗想笑了：“奶奶，你的观念够现代啊。”

“这叫什么现代。男人喜欢漂亮女人，自古如此，天经地义。”

“我爸和那女的怎么认识的，多长时间了？”潘良没有回答，把洗干净的大苹果递给孙女。罗想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又问：“那女的怎么就把我爸骗到手了。”潘良一笑：“你这孩子，你怎么不说是你爸把人家骗到手呢。”

“奶奶，那女的是不是挺厉害的，有心计的那种人？”

“小想，你爸刚才不是说希望你见见她吗，什么事眼见为实，你自己的判断才是最可靠的，你说呢？”

罗想思忖不语。

“再说你不见也得见。”

“为什么？”

“我看这事已成定局了，也就是早晚吧。”

罗想满心别扭，觉得不可理解，家里凭空就要冒出一个陌生女人，真别扭死了。

电视里在转播拳击赛。罗想一进家门听见电视开着，眉头就皱起来了：“怎么搞的，大白天的看起电视来了。”

严立达坐在沙发上，解释说是拳王争霸战，实况转播。罗想站在丈夫身后沉默不语，严立达有所察觉，回头看看她：“怎么了，有什么事吗？”罗想不说话。“有事你就说，我听着呢。”

“你看电视我怎么说。”罗想转身走开了。

严立达走到卧室门口，问罗想要和他说什么。罗想问他怎么不看电视了，严立达说比赛结束了，靠在门上看着妻子。他是个长相清秀的男人，瘦削的身材透出些书生气。见妻子不说话，严立达转身要走，罗想叫道：“别走啊你！”

罗想让丈夫猜她爸找她去干吗。严立达想了想，说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要结婚。”

严立达一怔，笑了：“真的！”

“你笑什么呀！”

“和谁？”

罗想没好气地说：“不知道，不认识。”严立达思忖：“他是要征求你意见吗？”

“他嘴上是这么说，其实我的意见有个屁用。”

“那倒也是，这是爸自己的事儿，只要他愿意，他觉得好就可以。”

罗想不由冷笑：“嗨，你倒真开通啊。”

“我的意思是遵从他的意愿。”

罗想又冷笑：“没错儿。我知道你是我爸的学生，后来又是他的助手，

当下属当惯了，除了讨好他没别的。”听了这话严立达脸色一沉：“好，我不说了。”转身走开。

严立达坐在客厅看报纸。罗想跟来，在他旁边坐下，拿起报纸边看边瞟他：“怎么，不高兴了？”严立达故作淡然：“没有哇。”

“那你怎么不理我呀。”

严立达的目光没有离开报纸：“我没有不理你。”

“那我问你，爸爸说让我见见那个桂雅丽，你说我见不见？”严立达没吭声，罗想径自说，“奶奶说这事已成定局了，我心里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我真想象不出家里有个陌生女人，你说别扭不别扭。”

“可能吧。”严立达干巴巴地说。

“不是可能，是肯定！”

严立达继续看报。罗想白他一眼，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报纸：“别看了好不好！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你是不是我们家里的人，和你没关系呀？”

“我根本不知道桂雅丽是什么人，你让我说什么呀？”

“废话，我也没见过。我不是问你见不见吗？”

严立达的语调故意慢悠悠的：“我说了不又成讨好你爸爸了嘛。”

“你的意思是见？”罗想问，“你是不是这意思？”

“你自己说呢？”

罗想的声调高起来：“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就不能有话直说呀！”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说。”

“我的意见是，见。”

罗想默默思忖，没有再说话。

桂雅丽和罗湛约在茶馆见面。桂雅丽来得早一点儿。她人到中年，风韵犹存，举手投足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股女人味，一进茶馆就吸引了在座的男性目光。

她刚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就见罗湛隔着窗子向她招手。而罗湛一坐下，桂雅丽就急切地打听罗想的态度。罗湛的回答让她不安，罗湛是这么说的：“这件事对她来说可能是有点儿突然，需要消化消化。”桂雅丽说那她是不愿意见面了。罗湛说当然要见，怎么可能不见呢。桂雅丽有点儿紧张地问什么时候见，听说时间没有定，又松了口气，但立刻又担忧起来：“你女儿是不是反对呀？”

“雅丽，我告诉你，这件事我女儿愿意不愿意都不重要，说到底和别的人没有关系，一切取决于我的态度有多坚决。”罗湛注视桂雅丽，态度故作轻松，“而我的态度取决于你的态度有多坚决。”桂雅丽笑了，罗湛望着

她，“你一笑真好看，像小姑娘似的。”桂雅丽被他说得脸红了。

“雅丽，事在人为，只要我们俩彼此了解，心甘情愿，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接着罗湛提出了个建议，让桂雅丽主动给罗想打个电话，约她见面聊聊。

桂雅丽面露难色。罗湛劝她不要怕，说：“我的女儿我了解，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想了想，他又提出一个方案，找一天雅丽带上女儿到他家，他约好罗想和她丈夫，他们两口子也来，这样大家不就都见面了。可桂雅丽说她女儿蔡小欣出差了，只有再等等了。罗湛望着桂雅丽，伸手摸了摸她放在桌上的手，“雅丽，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

“我知道，我这个人太软弱了，你是不是不喜欢？”

罗湛自然否认了。他喜欢，他确实喜欢桂雅丽，喜欢她的样子也喜欢她的性格，她的一切和他的前妻朱西子简直是天渊之别啊！

罗湛的前妻朱西子是一位副局长，大忙人。她在办公室接到了父亲朱朋石的电话。老头儿上来就说：“对不起，是不是打扰朱局长办公了？”

“我正要去开会。”朱西子说。

“有罪有罪，那你赶紧开你的会去吧。”

朱西子笑了：“爸，你就别开玩笑，有什么事说。”

“可以吗，你有时间听我说话吗？”

“不能太长时间。”

“一分钟，不，三十秒就够了，行吗？”

“快说吧。”

“好，其实就一句话，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接见我一下？”朱西子伸手翻看办公桌上的工作日志察看，上面注明晚上的活动是：某某地方单位宴请。“行，可以。”她准备推掉饭局。朱朋石很高兴：“那好，那我八点钟到你家，再见。”

晚上，朱朋石准时来到女儿家。屋子里到处扔着书籍、报纸、衣服，处处显示女主人是个在生活上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的人。

朱朋石给女儿带来了苹果，并且告诉女儿这苹果是她曾经的婆婆——潘良给他的。朱西子不爱听：“爸，我和罗湛都离婚十多年了，你不要再‘婆婆婆婆’的好不好，无聊。”朱朋石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是你大姑，行了吧。”

原来朱西子的爸爸朱朋石和罗湛的妈妈潘良是表兄弟关系，潘良自然是朱西子的大姑了。这两位上了年岁的人一个丧夫一个丧妻，很多年了，每星期四他们的聊天日。今天就是星期四，朱朋石急于把从表姐潘良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女儿。他让女儿猜猜看，是什么事。朱西子没兴趣猜。

“我缩小范围，是关于她的儿子，你的前夫。”

“罗湛，他怎么了？”

“猜嘛。”

“猜不着，猜他干吗。”

朱朋石故意卖关子：“既然你没有兴趣那我就不说了。”朱西子看着他，觉得好笑：“爸，你呀，就是一百岁也还是老小孩儿。”

“西子，你就真的没有一点儿好奇心吗？”

朱西子耸耸肩：“没有。”

“好好好，那我说吧，是这样，今天你婆婆……不不，你大姑，她告诉我……”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朱朋石调皮地一眨眼：“我想是我的外孙女通风报信来了。不信咱们打赌。”

朱西子起身去开门，果然是罗想站在门外。朱西子是个急性子，立刻问：“小想，你爸爸他怎么了？”

“哟，你知道我爸要结婚的事了！”

朱西子很快就弄清了情况，瞟着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和女儿，嘴角上浮起一丝冷笑：“看你们这一老一少，我真觉得奇怪，你们这么激动地跑来干什么，就为了向我通报罗湛要结婚，他结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朱朋石和罗想彼此对视：“小想，看来咱们俩都是自作多情了。”朱朋石自嘲道。

“妈，你别装了。”罗想说。

“装？笑话，我装什么呀！”

朱朋石跟着敲边鼓：“说实话我也怀疑，你难道就一点点感想也没有？”

“感想？”朱西子顿了一下，“有哇，我祝贺他。”罗想一撇嘴：“你都不知道他和谁结婚你瞎祝贺什么！”

“我当然知道。他和他愿意与之结合的一位女性结婚。没有错吧。”

父亲朱朋石笑着拍起手来：“说得好，有水平，实在是高。”

“行了，我没时间和你们开玩笑。”朱西子说着伸手拿起公文包，“本来我晚上是有事的，就为了你说要来，我把公事都推了。”

“啊呀呀，了不得了不得，”朱朋石站起身，向朱西子弯腰鞠了一大躬，“感激不尽，老父这厢有礼了。”

朱西子扑哧笑了：“说吧，你们还想说什么话。”朱朋石对罗想挤挤眼睛：“快，有什么活思想快向领导汇报。”

罗想没有吭声。朱西子看看女儿又看看爸爸，一笑：“好，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应该说点儿什么，那我就说两句。小想，我和你爸的情况你是了解的，姥爷和你奶奶是表姐弟，我和你爸是表兄妹，你爸和我没做夫妻的时候关系很好，因为我和他基本是一种类型的人，很谈得来，可成了夫妻就完了，各行其是，谁也不听谁的，都不让步，我们的婚姻应该说是个错误……”罗想截断妈妈：“结果你们把这个错误维持了十八年。”

“对呀，不是等你上大学嘛。”

“又来了，又说是为了我。”

“这是事实嘛。”

“得了吧，说得好听。”

朱朋石截断母女的争论：“哎，我发布一些内情，想听不想听？”朱西子问什么内情，朱朋石说是关于罗湛的新对象的，“据我所知那个女人是个拉提琴的，据说长得很漂亮，性情很温柔……”

“那好哇，太好啦！”朱西子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公文包走进书房去了。

朱朋石摇摇头，表示无奈。罗想压低声音问：“姥爷，你说她是真的假的？”

“你妈？”

“她是不是装的，故意装得无所谓，其实心里还是……”朱朋石接口道：“有点儿受刺激。”

罗想和姥爷四目相对，都觉得可能，又都不能肯定。

这天严立达在班上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声音娇滴滴的：“请问严立达，严主任在吗？”严立达立刻听出来是谁，微露喜色：“是林青青吗？”

他问林青青有什么事儿。林青青说没事儿就不能打电话吗。严立达说当然能当然能。

“其实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就是怕你忙，怕打扰你。”

“哪儿呀，被你打扰我很荣幸啊。”

林青青提出想见严大哥一面，严立达说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可以啊。林青青又说今天中午行吗，想请他吃饭，还想和他说件事。严立达微露迟疑，娇滴滴的声音又求他：“你就答应吧，求求你了严大哥。”

严立达自然答应了。

快中午的时候，严立达去了厕所。解完手站在水池前洗手，一面照了照，打量着自己的仪表，用手拢拢头发。楼道里传来小郑的喊声：严主任！严主任！

严立达走出盥洗室：“我在这儿！”小郑快步走近压低声音说：“老院长来了，找你。”

严立达不由蹙了蹙眉头，他知道中午不能和林青青吃饭了。

严立达是和岳父罗湛一起去研究院食堂吃的饭。遇到的人不断地打招呼，罗院长好罗院长好……

罗湛找了角落的一张桌子，严立达端来盛得满满的大盘的份饭，吃了两口，罗湛说，“好久没吃食堂的饭菜了，真香啊。”

严立达主动开口：“爸，我听说了一件事，我得祝贺您啊。”罗湛马上笑了：“你这家伙，脑子真灵。”罗湛向严立达打听小想的态度，这正是他此行的目的。看到严立达露出一些迟疑，罗湛立刻说：“你和我说实话，不

用隐瞒，她是不是不大赞同？”

“怎么说呢，可能一下还有点儿不适应吧，心里有点儿别扭。”

“我知道，我理解。”罗湛说。

“我会给她做做工作的。”

“对，我找你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件事……”

“您说。”

“我已经和桂雅丽说好了，她叫桂雅丽，你知道吧。”严立达点头，“我和她说好了，这个礼拜天让她到我家去，你和罗想也来，这样大家一块儿吃顿饭，见见面，互相了解了解。”

“好，好啊。”严立达积极响应。

“桂雅丽有点儿紧张，她性情比较软弱，有点儿怕见小想，我希望你和小想说，让她心里有所准备，对人家热情一点儿。”

严立达点头：“我懂，我明白您的意思。”

“好极了，你办事我放心。”罗湛望着这个女婿，心里十分满意。

晚上吃饭的时候严立达把罗湛到研究院找他，和自己说了什么都告诉了妻子。罗想的反应不出他的意料。

“回家吃饭我不去，你答应的你去吧。”

严立达停了停：“我知道你不会这样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见那个女的。我不想见。”

“你早晚得见哪。”

“我还没准备好哪。”

“你要准备什么呀？”

“心理准备。”

“我说你就别顶着了，没有意义。这事儿明摆着，你爸爸想结婚你拦得住吗？再说为什么要阻拦呢？”罗想横他一眼：“谁说我要阻拦他。他和我妈离婚那么多年了，一直和奶奶过，不是挺好的嘛。”

“那是你觉得好。一个男人，当然希望有一个疼爱他的女人陪伴他生活。”

“他有我奶奶啊！”

“那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罗想，你是真不懂还是……你不至于真不理解吧。”罗想沉吟不语，严立达进一步说服，“你想，爸爸特意到研究院来找我，可见他多么重视这件事，我怎么能不答应他呢。”罗想嚼着东西，不说话。“而且，你爸还有点儿不好意思，不愿意直接和你说，怕你拒绝，通过我缓冲一下，你就体谅体谅他吧。”他又顿了一下，“再说你不想了解了解那个女人吗？”

罗想终于咽下嘴里的东西：“成，那就去。”

严立达松了口气。